

边看边聊

人的一辈子会交不少朋友，但是真正称得上“至交”的，屈指可数。一路数回去，总会发现，当年最好的小伙伴早已疏于联系，一旦再见，也往往仅止于有限的回忆。沉浸往事时，尚能获得类似乡愁的慰藉，但话题荡开，常会话不投机，心下不免怅惘。又怕伤了友情，又怕伤了和气，这一小心，友情就打了折，当年的至交，已然不再是今日的心灵伴侣。

遂寻思，人到了不惑之年天命之年耳顺之年，大抵会对自己的友情来一次重新排列组合。由于精神沟通的重要性日渐凸显，友情已不再是困顿之时的标准。就我而言，与昔日故旧同窗欢晤，每每发现，

以前的泛泛之交，竟然会一见如故乃至一聊倾心，而曾经的公认深交，却变得无话可聊乃至形同陌路。都说最好的友情诞生在童年无邪时，我这颗沧桑之心对此有所怀疑。

越到晚近，越是觉得，友情的缔结方式正在与时俱进。从前的友情，大抵逃不出相应的物理空间，因了各种无法回避的人际关系，你命定般地在某个圈里生活，也命定般地会擦出友情的火花，火花的绚烂或黯淡，受着各种因素的制约。而现在的友情，已不再囿于物理空间的限制，人们能够通过虚拟的空间，无障碍地进行精神沟通，并且在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”的总规则下，很快找到心灵的知音。

当职业的竞争已退到幕后，当情场的角逐已拉下帷幕，当“终极意义”在

旧题新析

陈钰鹏

话说有一个意大利少年，平时很关心家里的事情，特别愿意帮助妈妈做家务，一天他在一个小朋友家里玩，玩着玩着下起雨来了，他想起妈妈到市场买东西去了，园子里还晾着衣服，于是匆匆告别，飞跑着回家，到家一看，晾着的衣服没怎么太湿，才淋了几滴雨。他知道，初夏时节相邻的两个地方有时候不会同时开始下雨，这是常有的事。晚上少年把当天的事情告诉妈妈，妈妈很是高兴，夸儿子一举做了两件好事：下雨跑着回来身子少淋雨，及时赶回衣服没打湿。“雨中奔跑淋雨少。”这是一句老话，相传约500年前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、自然科学家、工程师达·芬奇提出了这一看法，几个世纪以来，大家都相信这一观点。但有人认为上述看法不一定是达·芬奇的观点。

意大利确实有一位物理学家，名叫佛朗哥·博奇，他详细地研究过下雨和淋雨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。他认为有些因素是必须考虑的，比如雨的强度（大小）、风力和风向等。而且至今为止的计算模型都局限在六面体或圆柱体，现在博奇首次采用运动模型，这个模型很像人，通过这一模型，博奇研究出了一个数学公式。结果表明，下雨天奔跑并非永远是最好的办法；如果天正好在下毛毛细雨，而雨水是从上面往下垂直降落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头和双肩构成了身体其他部分的“屋顶”，使其他部分保持干燥。如果以正常速度走路，淋雨就会较少，而那些快跑者却在迎接前方积聚的大量雨水。

倘若雨水被风吹得扑面而来，此时采用跑步为好，人在跑步时身体往往容易向前弯曲，雨水和身体构成较小的“遭遇面积”。要是雨从你的背后打来，则最好用速度较大的跑步来应对，并尽量去适应和赶上风速（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，只能尽力而为）。博奇的“雨天行进”公式被人称为“意大利人在雨中”，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似乎多为意大利人，有人还将博奇的研究结果概括成简单的几句话：下雨天，无风走步，迎风跑步，背风疾奔。但这一切都不能被要求百分之百地精确，雨滴的大小也在其中起作用，至于起什么作用，尚在研究中。

内心深处向你召唤时，我想友情观一定会发生嬗变。一个俊俏的美女倘若缺乏起码的审美，或者浅薄得类似脑部残疾，哪怕她对你再热情再崇拜，恐也难缔结美好的友情。一个昔日同窗哪怕再发达，乃至不图回报地频频给你送礼，但是他的价值观有不可饶恕的污垢，你也很难与他成为至交。

我对“心灵伴侣”的诠释是比较广义的，不局限于卿卿我我的异性范畴。目前我引为知己的若干同性或异性好友，很少有机会在实际的物理空间相遇畅谈，但我们在网络上彼此点赞留言，议论风生，共同的价值观让我们成为心灵的伴侣。在游山玩水的物理旅途上，不能缺少聊得来的好伴侣；在境界升华的心理旅途上，又怎能缺少谈得拢的好

友情的重新排列组合

阿达

友情的重要新排列组合，并不意味着抛弃故交或忘恩负义，也不意味着实用主义或过河拆桥，而是对友情的质量进行重新检测，按照精神世界的新标准重新排序。有的“友情”，真的可以“挥挥手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”，没有遗憾，没有惆怅，一拍两散，彼此相安。而有的友情，看似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但基于重合面的逐步增加，灵犀相通成为常态，遂升格为“心灵伴侣”。

当物资匮乏的阴云散去，当资源互补的需求退去，当尘烦俗虑的忧患隐去时，友情的重新排列组合就会放到议事日程。高质量的好友情是心灵感应的产物，它亦实亦虚，并随时可以化虚为实。和爱情一样，唯有那个“对的人”，才能成为你的真正友情——而那个“对”，是你一生结晶的标尺。

张达复，何许人也？他曾得到钱钟书的称赞。事情是这样的，1932年，47岁的周作人出版了一本讲稿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，当年，22岁的钱钟书在《新月月刊》上写了一篇书评，对前辈基本上是赞美的语气。年轻气盛、才华出众的钱钟书，当然不会只赞美人，文中对周作人也暗藏一些批评。其中有一处，他写道：“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，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‘swim into his ken’；这个人便是张达复。”钱甚至认为张达复的《梅花草堂集》“可与张宗子的《梦忆》平分‘集公安、竟陵二派大成’”的荣誉，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相同。”周作人当时没有理会钱文，但记在心里了。三四年后逮着一个机会，杀了钱一个回马枪，大意是：我怎会不知张达复，我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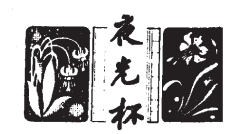


张达复的时候，你还在娘胎里，我是真心不觉得他那些带有“山人气味”的文章有什么好的。

因为文坛上两位大师的争论，勾起我的好奇心，上网买了张达复的《梅花草堂笔谈》（此“笔谈”和钱提到的《梅

今年春节，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，我们几位当年于老师门下的师兄姐妹，不得不终止了持续35年、每年大年初二到老师家拜年的活动。惋惜之际，通过微信向恩师表达了思念和祝福，不仅弥补了遗憾，还收获了惊喜。

1984年9月，我们来自杨浦区辽阳、昆明、铁岭、宁国、上川中学的五个年轻人，以“区青年骨干教师”的身份恭贺老师门墙，半脱产学习一年。在带教的过程中，于老师殚精竭虑，为我们做了十多次经典讲座，上了几十节示范课，手把手帮助我们成长；她每次都逐字逐句地批阅我们的学习笔记，严格检查我们的备课教案，甚至上课时脚要怎么站，手该抬到哪个高度，阅读课文时音调的抑扬顿挫和眼神如何把握，都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做着演示。她说：“提高教学质量，把学生教好，这是为师者的天职。”老师的话，大家至今都铭记在心，我们以她为榜样，肩负使命感，践行着一个人民教师的担当。



张达复的时候，你还在娘胎里，我是真心不觉得他那些带有“山人气味”的文章有什么好的。

因为文坛上两位大师的争论，勾起我的好奇心，上网买了张达复的《梅花草堂笔谈》（此“笔谈”和钱提到的《梅

钱钟书称赞的张达复

何华

花草堂集》不是一本书，但大同小异），一小节一小节清雅文字，颇宜放在床头，每晚读上几页。张达复（1554-1630），昆山山人。《梅花草堂笔谈》是典型的江南才子的审美趣味：谈诗、论艺、访寺、听曲、煎茶、试酒、品食、赏花，几乎囊括了晚明文人雅士生活的所有细节。张达复的文字好，所记也有自己的看法。其中一篇写他和朋友去苏州景德寺看贯休所绘的罗汉图，“笔势道简精丽，凜

于漪老师的惠赠

伦丰和

惊喜的是，今年大年初二那天一早，我们的拜年帖子发出不久，于老师就通过儿媳施老师发来回复：“伦丰和、陈汉昌、杨秀娣、杨芝芬、俞蔓菁五位老师，新年好！看到你们的微信十分高兴，很想念你们，恭祝你们鼠年吉祥，幸福安康……”我把回帖转发大家后，窝在家里的我们通过视频欢呼雀跃起来。大家都深知于老师的回帖不同寻常，因为从《光明日报》年前的报道里，知道了她从去年10月至今年春节，因大病断断续续住了五次医院，这让我们有点局促不安，自责不该打扰她老人家。这时，视频里，不知谁朗读起老师回帖中的最后一句话：“35年如一日，这种情谊，无任何功利，无一丝金钱污染，只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，为了把我们的学生教好，珍贵、纯粹、无价宝，值得珍藏记忆中”，我们一个个都被感动得不能自已。原来，年初二一早，于老师就捧着手机反复读着我们的

凜有生色”。其中一位朋友薛君淑说：“不是说古人便道佳，果然奇特。”张达复则接着道：“古人亦决无不好处，只是我与君淑不及见耳。”写得真是耐人寻味，景德寺现已不存，贯休的罗汉“毛将焉附”？我们只能在张达复的文章里想象一番。

他还提及昆山的慧聚寺，“大凡物之废兴成毁，皆不可得而知也。慧聚寺，昆山一隅物耳；如杨惠之之天王，李后主之书额，张僧繇之画龙，向公之讲堂，竟何有哉？”在张达复的时代，慧聚寺曾有的宝物如“塑圣”杨惠之塑造的四大天王、南唐后主李煜书写的匾额、梁朝画家张僧繇绘的飞龙、高僧慧向所建的讲堂，这些都废了、毁了，一切都无可奈何。看到贯休的罗汉，张达复高兴；看不到杨惠之的塑像等珍品，他也认命。

微信，又不顾要她“静养”的医嘱，兴奋地叫来儿媳，她口述，施老师在手机屏上敲打着，把情深意切的温馨话送到了我们心中。

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去年“三八节”暖心的一幕。那天，我们在上海的四位当年的同学，每人捧着一个红心火龙果，携带文友小林和吕庆特地为我去年1月18日刊登在“夜光杯”上的拙作《于漪老师的两道“菜”》制作的五块电脑合成专版，上面选用了我们跟她三十几年来的四张珍贵合影，上门去看望她。

于老师一如平日那样好客、风趣、健谈，她饶有兴趣地边看纪念版边说“谢谢”，然后欣喜地抬起头，逐一端详着我们，幽默地说：“我九十

回家客，我把这弥足珍贵的纪念币屏恭恭敬敬地放在书橱最醒目的位置，时时激励着自己，要像于漪老师那样不忘教育，更不忘师恩。



最美逆行者（漫画） 巴黎（15岁）

顺便说几句杨惠之，水乡用直保圣寺十八罗汉就出自杨惠之之手，高古不凡。保圣寺泥塑罗汉因年久失修，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毁坏九尊，经顾颉刚、蔡元培、马叙伦等人先后呼吁、落定，终于修复剩下的九尊罗汉。如今寺里存有的半堂罗汉塑像，被纳入第一批“国保单位”。

张达复的文章，当然是好的，现在社会躁动不安，倒需要“山人气味”，但钱拿他和张宗子相提并论，是夸大了他的成就。1980年，钱锺书为夫人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写了一篇小引，提到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，钱说《浮生六记》是一部他“不很喜欢”的书。不很喜欢，大概也不讨厌吧。

早就听闻西雅图气候多雨，在美国的潘总却说西雅图是宜居之城，知道我们年底会途经稍作几日停留，电话那端的大男人眉飞色舞地用了“西湖”二字来助我意会。

飞机快降落时，窗外飘渺白水中浮现出座座“仙山”，果真一派柔情。从塔科马机场出来，高速路沿着内海岸线贯通，数不尽的大小别墅密集地藏匿在高低层叠的灰绿里。车越过一座又一座桥梁，远道而来的心和眼被柔滑滋润着，过了一处桥洞，窗外瞬间由山地景致切换至都市风，是到闹市了！

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街区的历史感和时尚

旅游

感交错，似曾相识，若以故乡的地名为陌生的城市作注解，无疑这里是淮海路黄陂路，或是衡山路一带。更绝妙的是城区地势，纵行陡坡斜切过条条大马路，一路朝下飞奔至海边。行驶其中惊喜交加，行走时又颇费脚力，那种站在高点向下探海的神秘感，让类比强迫症再度泛起，比如，想起了厦门。

港口的水岸总有旅游的网红，来到派克市场朋友推荐的“敲螃蟹”餐厅，炙烤的一大锅虾蟹蚝螺直接倾泻在桌面，宛如一艘载着海鲜富矿的航母，气势如虹，争先恐后手持木榔头的食客蠢蠢欲动。

不远处是1971年开业的首家星巴克咖啡店，作为当地

旅途强迫症

林筱瑾

的第一打卡地，小小店堂日日爆满，未到50年就成为咖啡界的老大，宣告着新经济时代商业之王的诞生。相同的招牌，想起了自己在上海常去的星巴克。

不远处的拐角，更有一家小门面店铺排着长队，它家圆面包被挖空了芯，内盛秘制的海鲜蘑菇汤，浑圆金黄的面包皮衬托着乳白色的浓郁汤羹，香飘满街。小小的店招“英格兰 Chowder 2018”藏在宽大的雨篷下，长蛇阵当前，女儿果断地用了网上下单，免却排队

之苦。闻一闻奶味海鲜香，抓胃到忘乎所以，也真切感受到一轮轮新网红们粉嫩无比、各怀秘籍的魅力。

得挑一个晴天的傍晚去西雅图的制高点——太空针，因此刻登顶可以俯瞰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胜景。排了二十来分钟队伍进入高速电梯，一口蒜味的导游叔用饶舌说唱完台词后，轿厢正好抵达顶层。别看太空针造型平平，高度和“美人腰”、“东方明珠”无法相提并论，但一伺进入瞭望台，由超白玻璃围合成的露天全景台将海湾全部纳入眼底。寒风中，情侣们争相用后背靠向斜倾向外的玻璃“墙”比试着胆量，爱，就是要心跳的感觉！

暗紫熔金的天光里，远处密布的灯光灿若星河，又如渔火点点延伸至大海深处，近处，摩天楼、摩天轮的华丽光影与之映照，更远处，层叠着国家公园雪山的轮廓。山林、海岛、都市融于一体，拥有亚马逊、微软、波音总部这些商业旗舰，水能聚财的风水道场在西雅图似也得到印证。

想起另一座名城洛杉矶，和西雅图各踞太平洋东岸南北，气候一干一湿。同为时尚之城，在强迫症的眼里，两城异同堪比活力型男与温婉倩女。由此及彼，祖籍浙江的潘总多年前从加州移居西雅图，是否因了这份水漾的柔美？

七夕会